

# 奶奶的目光

■生生

奶奶安详地走了，听到这个悲痛的消息时，我还在赶往北京西站回老家的路上，没想到最终也没来得及见奶奶最后一面。前不久，我们为奶奶庆祝了百岁大寿，她还和快满三个月的曾孙子用手机视频，奶奶的目光里充满了爱和希望，她还嘱咐我们过一段把孩子带回老家让她抱抱，最后竟然连这一个小小的心愿也没能实现。生命如此脆弱，终究逃不过时光的刀斧，我心中充满悲凉和无奈。

奶奶出生在民国时期，饱受贫困之苦，家中兄弟姐妹五个，她排行老二，十六岁那年嫁给了爷爷。奶奶是一位

平凡的农村妇女，她不识字，甚至听不懂普通话，但具备中国劳动人民最典型的优良品质，“做人要实诚”是奶奶的一句口头禅。优秀的家风是奶奶留给后代的最宝贵的财富，就像阳光和雨露，滋养着家族之树常青。奶奶养育了四个儿子、三个闺女，他们或在商场里打拼，或踏踏实实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多多少少都为社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。

我是奶奶从小带大的，她几乎是我童年的全部。奶奶对我关爱至深，期许也重。虽然我小时候奶奶年事已高，背也驼了、眼也花了，但那时她身体还算

硬朗，每天很早起来给我做饭，然后送我上学。每次考试那天的早上，奶奶总会给我炸一根笔直的油条，煮两个精心挑选的鸡蛋，然后高兴地看着我说：“吃一根儿油条、两个鸡蛋，就能考一百分！”她还常常坐在家门口，一边若有所思地向北远望，一边对我说：“顺着家门口的路一直往北走，就能到北京了，你长大了也去那里工作吧。”现在看来，我来到北京发展和奶奶的期许不无关系，这就像奶奶埋在我童年心灵的一颗希望的种子，现在终于开花结果了。

“过了十五，年就走远啦。”每年

正月十五的晚上，奶奶都会一边望着窗外的烟花一边重复着这句话。那夜空的烟花，时而发出冲天的烈焰，时而发出比星星还弱的微光。“年”似乎对奶奶来说有十分特殊的意义，她期待过年，因为每次过年都有滚烫的热闹和四世同堂的家族大团圆，而这个团圆需要有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长长铺垫。但过了这个团圆的佳节，大家又各奔东西，是一场潸然泪下的别离。

站在通往西客站的天桥上，一边茕茕孑立于熙熙攘攘的人群旁，一边追忆往昔的岁月，不知不觉间，夕阳沉重地落下，夜色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，清寒随之而起。抬头仰望，似乎又回到了童年，小时候偎依在奶奶的怀里，那时有凉凉的风、高高的树、淡淡的云，奶奶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人死了，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……”今天，深邃的夜空多了一颗星星，一闪一闪就像奶奶那慈祥的目光，遥望着我一步步迈向遥远的未来。

## 萝摩的从前叫芄兰

■董雪丹 文/图

看到“萝”这两个字，感觉有无限意趣，竟不自觉地揣度，为什么是这俩字组合、缠绕在一起？

因为好奇，翻开了字典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来看。原来，“萝”这个字指的是能爬蔓的植物。“”，这个字出现的唯一义项就是萝：“多年生蔓生草本植物，叶子心脏形，花白色带淡紫色斑纹，果实纺锤形，种子扁卵形，全草入药。”看来，这俩字真是绝配，“萝”这个美丽字眼的出现，让人更形象地感知到草质缠绕藤本的柔美状态。

单位院子里就有一大片萝，最初几次对它小花儿的记忆是白色的，后来又发现新开的淡粉紫的小花一簇簇地聚合在一起，花瓣都是边缘蜷曲的五角星，上面是一层密密的白色茸毛，让整个花朵都看起来毛茸茸的。

萝的叶片是很好看的心形，有着厚实的质感、清晰的叶脉，如果仔细看，会发现它的叶子也是毛茸茸的，尤其是新生的叶片，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被一层白色的细小的茸毛覆盖。

掐破萝的茎叶，会有白色的像乳汁一样的液体流出来。看来，“奶浆藤”这个名字也不是白叫的。

萝的小花落下，结出的是小惊喜。有文献称萝为婆婆针线扎儿、婆婆针线袋儿，《本草纲目》中称它为“婆婆针线包儿”，应该都与它的果实有关：“结实长二三寸，大如马兜铃，一头尖。其壳青软，中有白绒及浆。”剥开果壳，里面果然可见种子顶端长有白色丝状茸毛，像一根根银针，整整齐齐地在壳里排列着。不知古人是不是照着萝果实的形状制成了针线包？萝的小果子外形还很像古人用的一种打开绳结用的小工具“”，形同锥、似羊角。

萝在《诗经》里的名字叫芄兰。这缠绕在历史深处的藤蔓，细细品来，诗意绵绵，情意绵绵。

“芄兰之支，童子佩（xī）。虽则佩，能不我知？容兮遂兮，垂带悸兮。”

芄兰之叶，童子佩（shè）。虽则佩，能不我甲？容兮遂兮，垂带悸兮。”

“是用玉或象骨制的扳指，和一样，都



是成人的佩饰，童子佩戴，是成人的象征。翩翩少年戴上了成人的佩饰，穿着宽大的衣服，垂着腰带，飘飘忽忽地从一个少女身边走过。他自以为已经长大，其实呢，不自知，也不知人，更不懂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少女的小心思。一直关注着他却不被理解、不被亲近的女子，自然生出几分嗔怪：瞧你那自以为是的小样，你以为垂带飘飘就是潇洒了？哼。

这写在历史深处的朦胧的小诗，名字叫《芄兰》，朱熹说过：“此诗不知所谓，不敢强解。”不敢强解，就不解吧，可以想象，只要找到与自己相同或相通的情感。

我愿意想象诗中是两个许久不见的青梅竹马的少年少女，芄兰枝上的果荚，像童子佩戴的装饰，“童子佩”又是什么样子呢？让人想起芄兰柔软的枝在风中摇摆。童子手上戴的扳指，让人想到芄兰的叶子，心的形状是像那个不谙风情的少年之心？还是像那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之心？每一个娇羞的少女都有像萝藦那样蔓延出去的隐秘心事，密密麻麻的茎叶缠绕在一起，像心里的疙瘩解不开，像心事纷乱如麻，盼着那个自己心仪的俊美少年能够懂得、能够解开，结果这个不谙世事、不解风情的大男孩虽然佩戴了一个专门用来解结的工具，却不懂得用它来打开一个少女的心结。

看到萝，还是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，在萝还叫芄兰的从前，有一种情感叫欲语还休。几千年过去了，芄兰还在，相同的情感还在。

## 轰隆集儿

■刘和平

春风送暖入屠苏……”大年三十上午是新桃换旧符的时刻，家家都要换上新的门神，象征着新的一年，有一个新的气象、新的开端。

大年三十上午，奔波在外的人们，都会匆匆忙忙地往家赶，力争一家人团团圆圆。关住大门张贴门神后，再放一挂鞭炮，象征着把一切的魑魅魍魉与牛鬼蛇神都关在了门外，吓得跑远了，不再侵害家人，在新的一年里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。

我知道老伴说的“轰隆集儿”，那可不是大年三十的集儿，是专指地摊式集市。大清早，我时常不断去周口贾鲁河大桥上的轰隆集儿。之所以也叫“轰隆集儿”，主要是指时间短暂。大清早五点多，老乡们把各色各样、琳琅满目的农产品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拉到这里，往地上一摆，几乎同时，市里边的人们也从大街小巷里走了出来，在这里挑选自家需要的东西。这里的货物一是新鲜，二是便宜，要比各大超市便宜好几成，所以市里边的人们都愿意来这里购买物什。但一到早上七点左右，城管工作人员会来这里维持市场秩序。城管队的一来，老少爷们还和从前一样，拉着货物急忙散场，很短时间内，集市也就结束了。比照大年三十的集市，这样的集市也叫“轰隆集儿”。我想，无论是周口贾鲁河大桥上的轰隆集儿，还是老伴说的其他大桥上的轰隆集儿，应该都是一样，都和大年三十的轰隆集儿一样的短暂。

各式的轰隆集儿，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：昙花一现。我希望明天的早晨播报中，各地的疫情像老家大年三十的轰隆集儿，也像周口贾鲁河桥上或老伴说的其他大桥上的轰隆集儿一样，“轰隆”一声没有了。真的不能“轰隆隆”，更不能“轰隆隆，轰隆隆……”

惟愿我的祝福如此！

